

## 管理社會新模式：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之建構與運作

阮功松\*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在習近平時期如何透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文獻普遍認為威權主義國家主要透過「精英凝聚力」以及「國家權力」這兩種手段來達成此一目標。前者指的是一種威權國家內部權力的分享使得其國內精英更加團結一致；而後者則包括各種國家軟硬權力，或有學者稱之為「專制權力」以及「基礎權力」。本文認為，自 2014 年正式建構以來，作為管理和控制中國社會眾多手段中的重要一環，社會信用體系是中共的一種「基礎權力」的具體表現。本文從社會信用體系的實施過程歸納出三種因果機制，即：社會信用體系達成「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的目標；社會信用體系打「利益牌」獲得民眾的支持；社會信用體系打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牌」以達成交互監督管理效果。

**關鍵詞：**中國、習近平時期、社會信用體系、專制權力、基礎權力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通訊作者：阮功松，Email: drumtung@gmail.com

## **A New Model of Social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China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g-Tung Nguyen \*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regarding how China manages the society and consolidates its authority through constructing China Social Credit System (CSCS) during Xi Jinping's Era.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believes that authoritarian states count on either "elite cohesion" or the "state's power" to underpin their regime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internal power sharing to make the domestic elites more united, while the latter generally includes the state's hard and soft power, which some scholars respectively address as the "despotic power"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As a dominant mean in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hinese society, since its official launch in 2014, CSCS has become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rastructural power. Draw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prominent causal mechanisms, particularly: (1) controlling the minorit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majority; (2) using the benefits of CSCS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3) utilizing Chinese people's "face culture" to get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Keywords:** China, Xi Jinping's Era, Social Credit System, despotic power, infrastructural power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ong-Tung Nguyen, E-mail: drumtung@gmail.com

## 壹、前言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一次演講中公開指責中國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social credit score)。彭斯稱，「中國統治者欲透過實施一個『歐威爾式』的系統(Orwellian system)來全面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sup>1</sup>彭斯所說的「歐威爾式系統」可以追溯到由英國左翼作家、社會評論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撰寫並於 1949 年 6 月出版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這一部小說中，「歐威爾式」(Orwellian)被用來形容一個試圖控制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的政治體制。<sup>2</sup>而在演講中，彭斯直言不諱地將此書裡的「歐威爾式系統」與中國自 2014 年起正式建構的「社會信用體系」劃上等號。

中國於 2014 年發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以下簡稱《綱要》)，其目標為在 2020 年建構一套全國性的社會信用體系，進而提升中國社會的「信用水準」及「誠信意識」。透過採取「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社會信用體系對守信者和失信者進行相對應的獎賞和懲罰。社會信用體系主要由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以及人民銀行牽頭推進，截至 2018 年，中國一些示範城市已經試點建立社會信用「評分」和「評級」標準。與此同時，阿里巴巴、騰訊等一些科技公司亦透過開展徵信業務而參與其中。儘管社會信用體系尚未有一套全國性的信用評分標準(national credit score)，然而《綱要》中有提到社會信用體系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那麼不言而喻，此一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除了被用來提升中國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外，還可能成為管理和控制中國社會的重要工具。實際上，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不斷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以及「維穩」等任務，而種種跡象均表明中國近來更加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具體表現於對社會組織的控制、社會抗爭的壓制以及網路的管控等的力度有所提升。

過去探討威權主義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s)如何鞏固政權和管理社會的研究普遍認為威權國家主要透過「精英凝聚力」(elite cohesion)以及「國家權力」(state

<sup>1</sup>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 2018,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sup>2</sup> "Orwellian," *Cambridge Dictionary*, December 4, 2018,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orwellian>>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power)這兩種手段來鞏固其政權。<sup>3</sup>前者指的是一種威權國家內部權力的分享(power sharing)使得其國內精英更加團結,以達到鞏固政權和共同管理社會的目標;後者則包括各種國家軟硬權力。而國家硬權力和軟權力可以分別被稱為「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以及「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sup>4</sup>為了鞏固政權和管理國家社會關係,在施政的過程中,中國亦同時採用這兩種權力。而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應該被視為中國管理和控制其社會眾多手段中的重要一環,是一種「基礎權力」的具體表現。有鑒於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即在探討中國在習近平時期如何透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來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

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即透過檢視自 2014 年至 2018 年間中共中央政府、各試點城市及科技公司如何實施社會信用體系的實際作為和經驗,進而評估並歸納中國如何透過社會信用體系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本文發現,作為「頂層設計」(top-level design)所產生的結果,社會信用體系隨著中國社會的「維穩」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問題而日益受到重視。自 2014 年發佈《綱要》之後,中國已經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採取不同的舉措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然而該系統所涵蓋的範圍、內容、規模、參與的部門等十分錯綜複雜,故導致很多西方媒體對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實際運作產生誤解。但無論如何,不排除目前在一些部門、地方政府和科技公司所試點的社會信用體系設計可以被複製到中國全國各省市。本文亦從此歸納出社會信用體系的三種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即:社會信用體系達成「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的目標;社會信用體系打「利益牌」獲得民眾的支持;社會信用體系打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牌」以達成交互監督管理效果。

為了釐清上述研究問題,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首先,在本節前言的部分介紹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二節為本文的理論基礎,針對中共威權主義以及中國控制社會和鞏固政權之時所採取的各種國家軟硬權力等做一個文獻回顧。第三節首先試圖解釋中國在習近平時期加強控制社會的原因,後專門介紹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背景及其演進。在第四節中,本文從中國政府、一些試點城市以及科技公

---

<sup>3</sup>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2013, pp.1475-1508.

<sup>4</sup> Michael Mann,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 Vol. 43, No. 3-4, 2008, pp.355-365.

司這些年來如何實施社會信用體系的實際作為和經驗找出社會信用的因果機制。最後結論的部分總結本文的論點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啟示。

## 貳、理論架構與文獻探討

### 一、理論架構

過去文獻中曾經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個概念來形容中共政權，尤其是在毛澤東時期，這種極權特征十分明顯。Nathan & Scobell 於 2012 年出版的《尋求安全感的中國》(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這一著作中甚至將毛時期的中共政治稱為一種「宮廷政治」(court politics)，因為毛澤東始終沒有把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放在眼裡，一意孤行地作出決定，<sup>5</sup>然而，這種宮廷政治伴隨著中國於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產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同時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面貌發生重大的改變，與此同時由於私營部門的興起，國家對社會的絕對掌控能力已經有所弱化，即從此前的政府管制(government control)，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漸漸演進到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sup>6</sup>是故，學界開始將中共政體定義為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而由於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中共體制，因此對之又有不同的解讀，威權主義的新概念亦層出不窮地出現。

例如，若從益趨制度化的政治繼承制度、由派系調整為績效考量的選拔標準、體制內部制度的分殊化和功能專業化、設置政治參與制度，加強中共合法性等這四個面向去觀察中共體制，那麼其可被稱為「韌性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sup>7</sup>中共威權政體在某種程度上亦係一種「議價型威權主義」(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原因是中共中央和地方之間存在一種互動關係，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在面對社會抗爭之時，其要經過與中央的「議價」過程以期做出最佳的策略選擇。<sup>8</sup>此外，目前科技的強勁發展是中共威權政體鞏固其權力的重要因素，是故中共也可以被稱為一種「科技威權主義」(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

<sup>5</sup>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Columbi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62.

<sup>6</sup> Andreas Fulda, Yanyan Li & Qinghua Song, "New Strategie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July 2012, pp.675-693.

<sup>7</sup>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January 2003, pp.6-17.

<sup>8</sup>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pp.1475-1508.

等等。<sup>9</sup>

儘管「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皆為專制的政體，惟極權是強調國家對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從政治、經濟、文化、心理、意識形態、價值到信仰等面向，而威權僅著重在政治生活層面。<sup>10</sup>雖然不再像極權時期一樣具備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和動員的能力，然而作為一個專制的政體，威權國家始終的利益和目標仍為透過控制社會，使其政權得以鞏固、國家能夠長治久安，而當下的中共政權亦不例外。中國於 1989 年發生天安門事件、蘇聯於 1991 年解體，隨之而來的是東歐共產國家轉型成民主國家，國際社會當時所關注的是此一骨牌效應最終會否發生在中國身上。其後，2010 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浪潮導致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專制政體被推翻，而此時國際輿論又掀起阿拉伯之春會否蔓延到中國的討論。然而在經過將近 30 年風風雨雨之後，中共政權不但沒有垮台或轉型成一種符合於西方所預期的政體類型，反而其變得更加穩固，因此中共如何鞏固其政權已經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之一。

一般而言，威權國家可以透過「精英凝聚力」(elite cohesion)以及「國家權力」(state power)來鞏固其政權。<sup>11</sup>前者指的是一種威權國家內部權力的分享(power sharing)使得其國內精英更加團結，以達到鞏固政權和共同管理社會的目標；而 Michael Mann 等人則將後者—「國家權力」分成「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以及「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這兩種。「專制權力」指的是在未經與民間社會團體協商的情況下，國家精英有權採取一系列行動，而「基礎權力」則為國家實際滲透民間社會(actually penetrate civil society)並在其領土上實施其行動的能力。<sup>12</sup>由於「專制權力」主要採取一種凌駕於社會的強迫性和鎮壓性手段(coercive and repressive)，而「基礎權力」則更多是一種制度上的設計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以有效地行使其權威並在社會中實現各項目標，因此這兩種權力可以簡單地被理解為「超越社會的權力」(power over society)以及「滲透社會的權力」(power through society)。<sup>13</sup>在中國施政的過程中，這兩種權力不僅單獨出現，而且還交互使用。中

---

<sup>9</sup>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5 期，2018 年 5 月，頁 111-127。

<sup>10</sup> 此處為審查老師針對本文探討的「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概念所提出之建議。特此感謝！

<sup>11</sup>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pp.1475-1508.

<sup>12</sup> Michael Mann,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 p.355.

<sup>13</sup> John Lucas, "The Tension between 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tical Class in Nigeria, 1985-1993,"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國近幾年來透過科技發展來強化對民眾的控制，透過網路管制、天網工程以及 DNA 採集等均被視為強化「專制權力」的途徑，而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以及在其國內開發通訊軟體與應用程式則被視為是透過科技與制度創新，使得「基礎權力」可以彌補「專制權力」的不足之處。<sup>14</sup>由此觀之，像中國能夠透過科技資訊的發展而強化對資訊的壟斷和加強對人民的控制的這樣一個威權體制可以被稱為「科技威權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威權主義國家不僅對其國內人民進行控制，而且還透過科技的發展使得外部環境朝著對自己政權存續以及戰略目標有利的方向走，如威權國家往往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言論以及媒體的自由以不實的訊息跟操弄輿論的方法來分化社會，侵蝕民主。而隨著科技、網路、傳播的進步，這種非傳統的挑戰變得日益普遍。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32 位在美國具有影響力的長期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共同發表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以及自由言論，採取不同手段來破壞美國民主價值觀(undermine democratic values)，期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臺灣的支持，故學者們提出建議限制中國媒體和學者的美國簽證。<sup>15</sup>

## 二、文獻探討

早在 1990 年代，中國便已經試圖建立一套全國性的信用體系，然而，直到 2014 年期間，在《大綱》被正式提出來之後，較為全面的社會信用體系架構才漸漸浮出水面。因此，學界近年開始關注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此一議題，其中包括中國政府建構社會信用體系的真正目的、中國政府如何利用資訊科技進行管理社會、各部門間及有關科技公司如何相配合打造一個跨部門的信用平台、以及中國民眾對此體系的觀感及看法等。

有關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目的，學者們持不同觀點。當前，大部分文獻均認

---

Vol. 33, No. 3, Fall 1998, pp.91-92.

<sup>14</sup>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頁 111-127。

<sup>15</sup> “China specialists who long supported engagement are now warning of Beijing’s efforts to influence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8,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hina-specialists-who-long-supported-engagement-are-now-warning-of-beijings-efforts-to-influence-american-society/2018/11/28/8a5a5570-f25f-11e8-80d0-f7e1948d55f4\\_story.html?utm\\_term=.111b783c579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hina-specialists-who-long-supported-engagement-are-now-warning-of-beijings-efforts-to-influence-american-society/2018/11/28/8a5a5570-f25f-11e8-80d0-f7e1948d55f4_story.html?utm_term=.111b783c5792)> (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為此一體系的建設實乃中共對其民眾的「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或稱「社會管理」(social management)。<sup>16</sup>其中，學者 Hoffman 在 2017 年的一篇有關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文章中曾經指出，透過提供「蘿蔔」(carrot)或「大棒」(stick)此兩種獎懲機制，該體系可以確保中共黨國體制之權力免受挑戰。中共高級領導人期望該體系可以有效地因應社會問題、避免讓潛在的危機升級並危害到其政權穩定性。此位作者認為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乃為控制個人、組織和各實體(entities)的行為，以期使之恪守政策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意志。<sup>17</sup>由此可知，社會信用體系的最重要目的乃為對社會的政治控制。而值得一提的是，此種政治控制力已經超過中國邊界，延伸到海外的中國人及其家人。舉例來說，中國政府已經有辦法透過檢查在國外的異議人士與其在中國國內的家人的「微信」聊天記錄，並根據此聊天內容而向其家人施壓，以迫使在國外的異議分子不得不與政府妥協或停止對政府的攻擊、批評言論等。<sup>18</sup>

然而，有些學者則認為社會信用體系目前主要聚焦在金融及商業領域(financial and trade activities)，而並非為了對社會的政治控制。究其原因，從社會信用體系的實際運作觀之，其主要聚焦在從事金融和貿易業務之個人、機構或組織，且金融信用在相關官方文件中亦被列為社會信用體系的重點內容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sup>19</sup>本文認為倘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只有政治目的或經濟目的的話，將容易陷入一種「二分法」(dichotomy)或「非黑即白」的情況。本文更主張社會信用體系同時具有政治與經濟目的，且此兩種目的是交織在一起，並不互相排斥的。

有關資訊科技在社會信用體系所起的作用，Fan Liang 等人在其 2018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外界普遍關注的是中國政府如何將資訊科技應用到社會信用體系。一般而言，科技的迅速發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威權主義國家或將造成兩種完全相對立的影響。第一，資訊科技的發展為中國民眾提供一種替代性的訊息來源、表達意見的管道以及透過網路或手機上互相動員集結等，進而有利於促進中

---

<sup>16</sup> 中國官方文件並不使用「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或「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而是採用像「社會管理」(social management)或「社會治理」(social governance)諸如此類的術語。

<sup>17</sup> Samantha Hoffman, "Managing the State: Social Credit, Surveillance 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 *China Brief*, Vol.17, No.11, August 17, 2017, pp.20-27.

<sup>18</sup> Samantha Hoffman, "Social Credit: Technology-enhanced authoritarian control with global consequences," *Policy Brief Report*, No.6, June, 2018, pp.4-5.

<sup>19</sup> Fan Liang, Vishnupriya Das, Nadiya Kostyuk, and Muzammil M. Hussain,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Society: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Internet*, Vol. 10, No. 4, 2018, pp.434-435.



國的民主化進程。但這反而對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及正當性構成一定程度的挑戰。第二，資訊科技反而成為中國政府實施更為嚴格的審查、操縱民眾意見以及降低政治風險的絕佳工具。<sup>20</sup>由當前情況觀之，科技近年的突飛猛進並沒有削弱中國黨國體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反而更強化黨國透過對科技的壟斷以對民眾進行控制。在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已經將現代科技視為其宣傳、引導公共意見和進行控制社會等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種種跡象均表明，在習近平時期，中國的網路自主空間大大地被縮小。<sup>21</sup>

學者王信賢傾向於支持第二個觀點，並指出中共近年來所建構的社會信用體系、天網與雪亮工程、DNA 採集等此些系統皆與中國當前推動的《中國製造 2025 年》息息相關。而國家名義上透過利用資訊科技創造此些系統，為社會編織更完善的安全網絡，但實質上卻是對社會布下「天羅地網」，而中國民眾殊不知自己正在被國家全天候監控著。資訊科技的不斷發展亦使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日益精進。作者進一步指出，當下不僅中國媒體姓黨、企業姓黨、就連「數據」也姓黨。換言之，中共之所以能夠全面控制社會是因為其對各種「大數據」的壟斷，其中包括「警務雲系統」、2016 年設立的「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sup>22</sup>

Fan Liang 等人在其研究中則將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稱為一種「國家監控基礎設施」(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其中，政府科技官僚(government technocrats)並不是單槍獨馬地建構此一信用體系，而是由政府高層負責切割所面臨的問題，再整合所有的相關部門、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s)的意見，最終方能巧妙地利用科技去建構並運作該體系。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一「國家監控基礎設施」中，中國政府試圖去建立一個整合國營及私營部門的龐大「數據庫」(database)。與中國在過去所建立的其他監控系統(surveillance systems)有所不同的是，私營科技公司此次首度以各種不同形式與政府合作並參與建構社會信用體系的過程中。<sup>23</sup>整體而

<sup>20</sup> Fan Liang, Vishnupriya Das, Nadiya Kostyuk, and Muzammil M. Hussain,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Society: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pp.415-418.

<sup>21</sup> Rogier Creemers, "Cyber China: Upgrading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 Work and Social Man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3, 2017, pp.85-100.

<sup>22</sup> 王信賢，〈社會安全或社會控制？中國大陸的科技威權體制的進化〉，《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6 期，2019 年 6 月，頁 1-8。

<sup>23</sup> Fan Liang, Vishnupriya Das, Nadiya Kostyuk, and Muzammil M. Hussain,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Society: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pp.415-418.

言，該文章中已經陳述科技在社會信用體系建構與運作過程中的角色，同時點出管理社會的大數據庫的建成有很大一部分係歸功於私營科技公司。然而，本文認為雖試圖找出社會信用體系的運作模式以及私營科技公司在此的角色，然該文章未能完整地整理出具體有哪些相關部門參與此一體系的設計、建構及運作等過程中。儘管私營科技公司在此一體系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本文更認為作為中共「頂層設計」的具體表現，有必要釐清中共各部門間的業務分工及協調。本文在第三節的第二部分：「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之建設」將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有關中國民眾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態度或觀感之研究主要透過進行民意調查、訪談等途徑進行。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中國人支持此一體系的建設和實行。例如，德國 Mercator 中國研究中心於 2018 年 9 月公佈一項民調結果表明，80%的中國民眾對社會信用體系持有支持的態度，19%的受訪者持中立態度，只有 1%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對此一體系持正面態度的受試者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是促進良好行為並保護民眾免受欺騙的有效方式。<sup>24</sup>值得一提的是，越富裕、教育程度越高、且是城市區域居民的受訪者對社會信用體系給予最大的支持。究其原因，學者指出由於中國民眾並不將社會信用體系視為一個監控的工具，而是改善生活品質及邁向一個更為守信用和遵守法律的社會，因此民眾對此一體系持較為正面的看法。<sup>25</sup>

由於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本身所涉及的範圍、涵蓋的內容以及參與的部門十分廣泛，因此吾人難以全面掌握對其詳細的運作機制、及實際效果等。儘管如此，由現有的文獻觀之，學者們對於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物聯網等高新科技在該體系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達成一定的共識。換言之，學者們均認為科技是強化中國政府管理或控制社會的工具。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好比一間「大數據社會實驗室」(big data social laboratory)，裡面堆積著滿滿的民眾的隱私和個人資訊。<sup>26</sup>而此些高新技術漸漸地被用來發展和強化監控能力(surveillance capacity)，現在的中國無所不在的監視器結合先進的人臉辨識、人工智慧技術，使人們的一

---

<sup>24</sup>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s are highly popular – for now,”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social-credit-systems-are-highly-popular-now>>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30日)

<sup>25</sup> Genia Kostka,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s and public opinion: Explaining high levels of approval,” *New Media & Society*, Vol. 00, No. 0, February, 2019, pp.1-29.

<sup>26</sup> Yongxi Chen & Anne S. Y. Cheung, “The Transparent Self Under Big Data Profiling: Privacy and Chinese Legislation on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2, No. 2, June 2017, pp.356-378.

舉一動都可能成為被記錄的資訊，而黨國體制保留對這些資訊和數據的掌控權。

27

綜上所述，儘管過往對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目的、資訊科技在其建設和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對之的態度等方面已經有所著墨，然而有關中國政府如何透過此一體系的建設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透過哪些途徑收集民眾的相關數據等問題尚未被妥善地處理。本文之研究貢獻乃為釐清此些問題並找出社會信用體系與社會管理或社會控制這兩者之間的各种因果機制。

## 參、中國社會信用體系

### 一、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國家社會關係

從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過程觀之，胡錦濤—溫家寶時期(以下簡稱：胡溫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控制相對寬鬆一些，因此在胡溫時期，中國公民社會漸漸地變成推動中國永續發展的力量，並可以透過一些方式影響政策制定過程，<sup>28</sup>這使得不少人期望中國當時會否朝向民主化發展。然而自習近平於 2013 年上台之後，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更加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具體表現在對社會組織的控制、社會抗爭的壓制以及網路的管理等的力度均有所提升。本文認為這其中的原因可以分成兩組，即：「遠因」和「近因」。

第一組原因為「遠因」。任何一個政權體制的最高目標都是維持其政治權力或政權存續，中共也不例外。實行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驚人，但隨之而來的是中共政權亦暴露在各種有害於其政權的外部風險。美國自尼克森總統以來所採取的對中政策乃為「接觸與交往」(engagement)，即透過協助中國發展經濟，最終可以促進其國內政治的民主化。美國堅信，與菲律賓、韓國、和印尼等亞洲國家一樣，一旦經濟得到發展，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會變多，他們自然而然會訴諸政治改革，屆時中國民主化最終會發生。<sup>29</sup>中國非常清楚跟美國交往是一把雙刃刀，美國可以透過此對其進行「和平演變」，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更需要發展

<sup>27</sup> 王信賢，〈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頁 111-127。

<sup>28</sup> Andreas Fulda, Yanyan Li & Qinghua Song, "New Strategie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 pp.675-693.

<sup>29</sup> Robert A. Manning, "America's 'China Consensus' Implodes," National Interest, May 21, 2015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china-consensus-implodes-12938>> (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0 日)

經濟以鞏固其政權，因此其接受了美國的交往政策。近幾年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中國的中產階層亦日益龐大，瑞信(Credit Suisse)2017年的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已高達 1.09 億人，而有些統計得出的人數則更高達 2.04 億人，<sup>30</sup>無論如何，這群中產階層人士所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過去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而已，而是更多地嚮往著一種更民主、自由的生活。再加上人民不管在物質、精神生活還是在訊息的掌握上對政府的依賴程度急劇下降，儘管黨國對社會的監控能力仍強大，然而久而久之這種能力將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人民財富的增長而有所下降，中共的領導權以及正當性屆時有可能遭到挑戰。習近平上台後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因此，為了早期防止這些對中共政權不利的因素，習近平堅定不移地找辦法讓中國共產黨重拾對社會的絕對主導權和領導地位。這一點明顯表現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報告明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將之寫入黨章，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sup>31</sup>

第二組原因為「近因」，而這一組近因又可以分成兩類，即：社會抗爭的頻繁增加以及中國社會組織的出現。首先，這幾年來中國的環境污染、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問題層出不窮地出現所引發的社會抗爭和暴動，衝擊著中國社會穩定。中國領導人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維穩」的必要性。中國社會抗爭在近 10 年來頻繁地發生且規模愈來愈大，每年預計超過 10 萬起。<sup>32</sup>從徵收土地的抗爭、環境污染抗爭到退伍老兵上訪等都已經成為焦點議題，與此同時，社會抗爭呈現跨區域、跨議題的趨勢，民眾可以透過網路、手機等設備進行散發集結、抗爭的訊息。有一些跟經濟有關的議題，政府可以透過「花錢買平安」來平息抗爭，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抗爭政府無法用錢可以解決。<sup>33</sup>這很有可能威脅到中共政權及習近平的領導，因此加強控制社會和維護穩定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

---

<sup>30</sup> 〈多少錢才算是中國的中產階級？〉，《鳳凰財經》，2017年5月19日，<[https://finance.ifeng.com/a/20170519/15390022\\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70519/15390022_0.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2日）

<sup>31</sup>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2日）

<sup>32</sup> 王信賢、邱韋智、王信實，〈中國社會抗爭中的策略互動與類型：三層模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59卷第1期，2016年3月，頁75-99。

<sup>33</sup> Yanqi Tong and Shaohua Lei, "Large-Scale Mass Incident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1, No. 2, October 2010, pp.487-508.

方略」、「提高保障和改善人民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這兩個部分分別提到要「建設平安中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以及「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sup>34</sup>，這反映出習近平上任後，中國已經把更多的力量投射到社會維穩方面。種種跡象表明，相較於胡溫時期，在於在習近平時期，中國政府更傾向於使用壓制的方式來解決社會抗爭問題，而對於那些具有暴力傾向的或者由中上產階級發起的社會抗爭，國家鎮壓的可能性會越高。<sup>35</sup>

其次，在「胡溫時期」，中國各種社會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不斷湧現，其中不少組織與中國境外組織機構保持密切關係，中國社會組織從接受外國機構的資助到管理技術等，已經對中國社會治理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政府對社會控制亦隨之而下降，國家的角色和功能因此略顯遜色。為了避免國內社會組織和國外組織的過度聯繫，中國於 2017 年 1 月公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修訂版，針對境外 NGO 提出更嚴格的登記要求，同時這些境外 NGO 必須在中國國務院、公安部和省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管理下。<sup>36</sup>另外，中國民政部於 2018 年 8 月 3 日公佈修訂草案版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其中第一章總則第七條強調社會團體要「根據中國共產黨黨章及有關規定，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並開展活動。社會組織應當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sup>37</sup>不言而喻，要求社會組織在其內部建立黨組無疑是為了加強共產黨對之的監督工作。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面對內外在因素的雙重挑戰和衝擊的背景下，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是可想而知的。與此同時，隨著高科技、資訊的蓬勃發展，習時期在控制社會上已經有了新的助力。中國於 2015 年 5 月提出「中國製造 2025 年」計畫，同時中國的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高科技產業近年來得到飛快

<sup>34</sup>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 日）

<sup>35</sup> Hsin 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 Wei-Feng Tzeng, "Toward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2018), pp.1-34.

<sup>36</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中國人大網》，2017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28/content\\_2032719.htm](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28/content_2032719.htm)〉（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2 日）

<sup>37</sup> 〈民政部關於《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中國民政部門戶網站》，2018 年 3 月 8 日，〈<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1808/20180800010466.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

的發展，這無疑對黨國利用高科技進行控制社會創造有利條件。本文在下面部分所探討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能夠展現出中國如何透過利用科技以及對科技公司的控制權來加強對整體中國社會的控制。

## 二、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之建設

由於在 2014 年發佈的《綱要》指出，信用差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發展的一個「薄弱環節」，因此中國社會信用體系被認為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sup>38</sup>不言而喻，前者是從經濟層面去切入，而後者則是從社會治理層面去切入。

就負責牽頭和執行單位而言，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主要由中國國家發改委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早在 2012 年，中國國務院已經成立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暨聯席會議，明確由發改委、人民銀行共同牽頭，一共有 36 個成員單位。<sup>39</sup>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信用體系被中國官媒宣稱是「頂層設計」的結果，而在其背後協調乃為於 2013 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深改領導小組)。於 2016 年該「深改領導小組」審議通過 6 個信用建設文件，而在深改領導小組的第 25 次會議上，習近平要求建構「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讓失信者寸步難行。<sup>40</sup>實際上，於 2013 年之時，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曾經設立一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或稱：「老賴名單制度」)，出現在名單上面的人會受到消費、出行等方面的限制，這被視為具體落實社會信用體系的第一步。

經過四年的建設，社會信用系統已於 2018 年 1 月在中國 12 個城市試點，分別為杭州市、南京市、廈門市、成都市、蘇州市、宿遷市、惠州市、溫州市、威海市、濰坊市、義烏市、榮成市。這些示範城市都建立了公共信用訊息共享平台；大力推進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在重點領域都設立了紅黑名單；宣傳報導誠信典型和失信典型等。<sup>41</sup> 關於社會信用體系的一些基本演進，參考附錄。

---

<sup>38</sup>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信用中國》，2018年1月3日，<[https://www.creditchina.gov.cn/zhengcefagui/zhengcefagui/zhongyangzhengcefagui/201801/t20180103\\_105451.html](https://www.creditchina.gov.cn/zhengcefagui/zhengcefagui/zhongyangzhengcefagui/201801/t20180103_105451.html)> (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0日)

<sup>39</sup> 胡國香，〈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由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牽頭進行〉，《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2014年7月23日，<[http://www.gov.cn/2014-07/23/content\\_2722970.htm](http://www.gov.cn/2014-07/23/content_2722970.htm)> (檢索日期：2019年1月20日)

<sup>40</sup> 陳楚濤，〈發改委印發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新浪財經》，2018年1月9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1-09/doc-ifyqinz1131092.shtml>>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30日)

<sup>41</sup> 〈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公佈〉，《中國國家發改委》，2018年1月9日，<[http://www.gov.cn/jijinhua/2018/01/09/content\\_5241111.htm](http://www.gov.cn/jijinhua/2018/01/09/content_5241111.htm)> (檢索日期：2018年12月30日)

自 2014 年發佈《綱要》之後，中國已經推出一系列政策和採取不同的舉措以推進社會信用系統，然而該系統所涵蓋的範圍、內容、規模、參與的部門等十分錯綜複雜，故導致很多西方媒體對中國社會信用系統的實際運作產生誤解。例如，一些報導指出中國社會信用系統採用一套「全國性的社會信用評分」(national social credit score)，但實際上只有一些城市或一些私營公司採用評分標準而已。<sup>42</sup>

實際上，中國信用體系可以分成三種，即：發改委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央行牽頭的傳統的徵信體系、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的民間徵信。<sup>43</sup>問題是，目前各界所不確定的是社會信用體系是否把這三個體系整合在一起。中國官方亦不曾正式和公開宣佈這些不同的體系是聯通的，這也是西方媒體普遍誤解該系統的根本原因。然而，無論如何，從過去四年實際運營的經驗來看的話可以證明中國正在試圖將這些體系整合在一起。早在 2014 年，中國已經籌備簽署各部門間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工作」，中國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田錦塵當時表示，「在共建共享機制下，目前我們已經梳理了一些共享的數據項，我們也起草了信用信息共建共享的合作備忘錄……」，<sup>44</sup>於 2016 年中國各部門終於簽署該備忘錄，而共建共享作為整合各個部分的具體表現，其結果在於各示範城市、各部門、各行各業、及科技公司等在整個社會信用系統中形成一種日益密切的關係。在接下來的部分，本節將針對發改委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央行牽頭的傳統的徵信體系、芝麻信用等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的民間徵信這三種社會信用體系底下的子系統的基本運作情況進行描述。

首先，發改委和央行於 2018 年 1 月公佈的 12 個社會信用示範城市中，有一些城市早已啟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如山東省榮成市給其市民分配「1000 信用分」，隨後根據不同行為進行加分和扣分。例如：「製造、銷售假冒偽劣產品，-100 分」；「有重大立功表現、見義勇為，+20 分」；「受到記過、記大過處分的，-20 分」等等。榮成市委書記侯世超甚至稱，要讓信用報告成為公民的第二身份證，給予制

---

[//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1/t20180109\\_873409.html](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1/t20180109_873409.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2 日)

<sup>42</sup> Jamie Horsley, "China's Orwellian Social Credit Score isn't real,"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1/16/chinas-orwellian-social-credit-score-isnt-real/>> (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12 日)

<sup>43</sup> 〈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中文網》，2018 年 10 月 1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886126>>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sup>44</sup> 〈國家發改委：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國礦業報》，2014 年 7 月 10 日，<[http://www.ml.gov.cn/xwdt/jrxw/201407/t20140710\\_1323264.htm](http://www.ml.gov.cn/xwdt/jrxw/201407/t20140710_1323264.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度化。<sup>45</sup>值得一提的是，榮成市所設計的社會信用系統涵蓋到所有行業領域，並與所有部門單位和鎮街聯網共享。該城的 60 萬本地居民、19 萬外來居民、3.5 萬個體工商戶、1.6 萬家企業、140 個部門單位、1420 個村居和社會組織已經被納入一個信用管理系統，每個社會組織及其成員，都有了自己的「信用檔案」和「誠信名片」。之後，根據該市公民的信用分數劃分為 AAA、AA、A、B、C、D 這六個信用等級。而這些等級最終會影響個人入學、貸款、升遷機會等。<sup>46</sup>從榮成市的例子可以發現，其將各種不同的信用系統整合在一起，而並非分開運營，最重要的是這些信用資訊最終可以實現聯網共享。此外，由於中國媒體針對包括榮成市在內的一些示範城市所設計的社會信用制度進行大量報導，因此引起西方媒體的關注，認為「信用分數」、「信用等級」等概念已經被推廣至中國全國。實際上，在全國範圍內，中國於 2013 年 3 月推出 18 位數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universal social credit codes)，該代碼制度根據公民身份證號碼和組織機構代碼而產出信用代碼，用以進行登記、繳稅及其他活動。然而，這些「代碼」(codes)本身並不能被歸為「分數」(scores)或「等級」(rankings)。<sup>47</sup>這些代碼會被公開在網站，中國政府和民眾因此可以追蹤查詢個人、公司、組織機構等的信用狀況。

第二，中國央行本身亦推出「信用評分系統」或「信用徵信」(credit scoring system)，其分值範圍在 0 分至 1000 分之間，根據借款方的借款與還款歷史、信用狀況等訊息進行評分，分數越高，說明受評者的信用風險越低，不則反之。中國央行設立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收納個人訊息超過 6.5 億人，其中可以用於進行信用分析的完整數據信訊息超過 1 億人。<sup>48</sup>

第三，於 2015 年 1 月，中國央行允許包括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徵信有限公司在內的 8 個機構開展個人徵信業務。其中，「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由隸屬於阿里巴巴公司旗下的「螞蟻金服」服務公司(Ant Financial)推出。芝麻信用

---

<sup>45</sup> 姜萍萍、常雪梅，〈山東榮成市啟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讓信用報告成為第二身份證〉，《人民網》，2014 年 3 月 14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14/c83083-24633753.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sup>46</sup> 吳昊、秦晶，〈山東榮成全面發力 深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人民網》，2018 年 1 月 29 日，<<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8/0129/c356819-29793304.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sup>47</sup> Jamie Horsley, "China's Orwellian Social Credit Score isn't real,"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1/16/chinas-orwellian-social-credit-score-isnt-real/>>（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

<sup>48</sup> 〈個人通用信用評分系統有望年內應用〉，《騰訊財經》，2010 年 2 月 25 日，<<https://finance.qq.com/a/20100225/001887.htm>>（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根據網路數據為客戶進行評分和評級。評分方面，芝麻信用根據包括線上購物、消費習慣、及時轉賬支付和社交關係等眾多標準，為用戶提供 350 至 950 的信用評分，信用分數越高所收到的優惠越多，如用戶可以享受免押金租車、住酒店等服務。評級方面，芝麻信用與中國最大婚戀網站「百合網」以及中國出租車打車軟體「滴滴快」進行合作。擁有良好的信用等級的用戶可以被放在百合網的「推薦」名單等。<sup>49</sup>可以確定的是，當中國政府願意授權那些私營企業開展相關業務，那麼政府同時也有權要求之提供用戶訊息，進而達到政府與民間聯手開展徵信業務的目標。

## 肆、現代版的「歐威爾式」社會信用體系控制中國社會之機制

本研究根據自 2014 年起社會信用體系正式執行至 2018 年之相關經驗事實，歸納出中國如何透過實行社會信用體系來鞏固其政權以及管理國家社會關係的目標之因果機制。

### 一、社會信用體系達成「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的目標

過去中共國家硬權力可以滲透到社會團體以及民眾的生活，呈現出一種由上而下的控制社會情形，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及經濟的發展，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隨之增多，國家缺乏有效實施政策的財政與人力資源，使之必須減少國家對社會的滲透。<sup>50</sup>另外，中國亦採取一些較為軟性的方法以確保其威權統治權力，如利用國家所掌控的各種經濟物質資源，以獎勵的方式來換取民眾的政治忠誠度。然而，與國家採取硬權力時所面臨的問題一樣的是，隨著改革開放，國家已不是唯一一個提供民眾那些好處和利益的人了，新增充當此一角色還包括不同的中國國內私營部門、跨國公司等，故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亦隨之而下降。<sup>51</sup>意識到已經無法可以全面透過之前的手段來控制全體公民，故中國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而社會信用體系也因此應運而生。在 2014 年的《綱要》中亦提及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sup>49</sup> 〈中國欲建社會信用系統 八企業試點〉，《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2015 年 10 月 27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27\\_china\\_social\\_credit](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27_china_social_credit)>（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sup>50</sup>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March 2000, pp.124-141.

<sup>51</sup>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pp.1475-1508.

此一目標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也被提到。

如上所及，由於缺乏有效的政策以及人力資源以管理其全體公民，因此，中國不得不找到一個能夠讓其達到「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controlling the minorit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majority)的目標。例如：在社會信用體系裡，中國人民銀行透過授權少數的科技公司開展徵信業務，像阿里巴巴、騰訊等這些公司擁有大量的用戶，其數據分析與處理、科技等方面要走在國家前面，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公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國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他們不得不服膺於中央。此前阿里巴巴公司創始人馬雲被報導是中國共產黨黨員，<sup>52</sup>而這無疑會使得阿里巴巴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中國已經並繼續透過對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一些科技公司的大力支持以及控制，以達到控制絕大多數人民的目標。

顯而易見，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所推出的個人信用評分與中國社會信用系統息息相關。芝麻信用主要根據客戶在阿里巴巴旗下事業的訊息，運用大數據及雲端計算技術呈現個人信用狀況。芝麻信用所收集的用戶資料包括，信用卡還款、網購、轉賬、理財、水電煤繳費、租房訊息、住址搬遷歷史、社交關係等等。<sup>53</sup>而由受到國家在背後的支持或控制之下，芝麻信用很有可能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其所收集到的這些資料，如於 2017 年芝麻信用已與貴州省發改委簽署一份訊息共享備忘錄，據此雙方可以時時共享由貴州省信用訊息平台所歸集的聯合獎懲的「紅黑名單」等信用訊息，包括重大稅收違法訊息、吊銷營業執照數據等。<sup>54</sup>簡言之，從阿里巴巴的案例明顯可以看出中國如何藉由社會信用體系而達成「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民眾」的目標。

## 二、社會信用體系打「利益牌」獲得民眾的支持

如上述文獻探討部分所提及，諸多民意調查結果均表明大部分的中國民眾對其政府所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持正面態度。這些結果與西方的觀點或許有所不同，例如一些研究指出年輕、富裕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對民主制度和自由主

---

<sup>52</sup> “Breaking views - Jack Ma and Xi Jinping: dubious comrades in arms,” *Reuters*, November 27,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libaba-breakingviews/breakingviews-jack-ma-and-xi-jinping-dubious-comrades-in-arms-idUSKCN1NW0IB>> (檢索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sup>53</sup> 〈螞蟻金服推出芝麻信用分 中國首個個人信用服務體系〉，《阿里巴巴集團》，2015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alibabagroup.com/cn/news/article?news=p150128>> (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sup>54</sup> 王佳寧，〈貴州攜手芝麻信用：強化公共、商業信用信息共享獎懲效果〉，《新華網》，2017 年 1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28/c\\_129462463.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28/c_129462463.htm)> (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2 日)

義觀點有著更強烈的偏好，<sup>55</sup>因此理論上說這一群人應該因為「個人生活隱私」等而反對社會信用體系才對，然而實際上他們反而更加支持這個體系的推進。本文認為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正如《綱要》所指明的一樣，社會信用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薄弱」環節，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所出現的不守信、詐騙等不法行為層出不窮地出現，如假疫苗、有毒奶粉、電信詐騙等等，因此民眾期望社會信用可以減少那些不法行為，使得治安變得更好。第二，在於受過高等教育以及富裕的民眾，尤其是城市區域的人民是從社會信用體系受益最多的對象，因此他們才如此讚成該體系。在一份由中國互聯網協會和螞蟻金服在 2016 年共同發佈的「2016 年中國新型智慧城市白皮書」中有寫道，「讓信用等於財富，讓講信用的人先富起來」。<sup>56</sup>而這裡的關鍵是這群人可以更容易地透過各種途徑來達到社會信用標準或提高其信用分數。

從一些科技公司以及示範地方政府所設計的信用評分和評級標準可以發現，社會信用系統明擺著規定哪些行為可以得到獎勵，哪些將受到懲罰，分數或等級更高，所受到的優惠福利會更多。例如，芝麻信用評分(芝麻分)的給予其用戶 350 至 950 之間的分值範圍，分值越高代表信用越好，相應違約率相對較低，較高的芝麻分可以幫助用戶獲得更多權益及優質的服務。<sup>57</sup>

根據芝麻信用的網站，芝麻評分由「用戶信用歷史」、「行為偏好」、「履約能力」、「身份特質」、「人脈關係」五個維度所構成。<sup>58</sup>在這樣的結構底下，民眾為了拿到更多好處，必須規範自己的行為，且更願意向那些公司、機構提供自己的個人資料以提高自己的信用分數。值得一提的是，「芝麻信用」建立在用戶自願開通的基礎之上，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已利用民眾對物質生活的更高追求進而進一步強化黨國體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使得公民更「自願」地接受政府和共產黨的控制。

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的認知裡，中國國家安全機構早就完全有能力掌控每個人的個人資料以對之進行控制，<sup>59</sup>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民眾可能認為既然自己的個

<sup>55</sup> Pan, J. and Xu, Y.,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0, No. 1, 2018, pp.254-273.

<sup>56</sup> 〈螞蟻金服：2016 中國新型智慧城市白皮書〉，《中國互聯網數據資料中心》，2017 年 1 月 20 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559678.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2 日）

<sup>57</sup> 〈芝麻分〉，《芝麻信用官網》，2018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xin.xin/#/detail/1-2>>（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2 日）

<sup>58</sup> 同註 57。

<sup>59</sup> 同註 23。

人資料早已被安全機構所掌握，那麼在社會信用體系下，個人資料或許變得無足輕重，而他們認為社會信用是他們達成更便利、更具吸引力的生活的一個工具，因此若透過不斷更新自己的資料而可以拿到更好的信用分數和信用等級，享受更好的優惠，那麼何樂而不為呢？

**表 1**

*芝麻信用評分及其所獲得的優惠*

芝麻分	可享受到的權益
高於 600 分	(1)提供免押金借還服務(例如在超市、酒店等地方隨手借用一把雨傘或充電器而不需要交納押金) ;(2)免押金騎行(一種城市公共腳踏車服務) ;(3)芝麻信用聯合多家酒店、民宿平台(飛豬旅行、小豬短租等)為芝麻分 600 分以上的用戶，推出先住後付的免押金服務，可以享受免押金、免排隊、免查房的服務。
高於 650 分	芝麻信用聯合多家汽車租賃公司，如神州租車、一嗨租車等為芝麻分 650 分以上的用戶提供「免押金租車」服務，無需要排隊刷卡，在線上預定即可。
高於 700 分	方便申請新加坡簽證。
高於 750 分	(1)芝麻信用與「我愛我家」(5i5j)集團旗下的「相寓」房屋租賃平台推出「壓零付一」業務，即擁有 750 分以上的客戶可享受無需押金即可入住的服務；(2)在天貓買車可享受一成首付優惠，即買車的時候最低僅需要支付車輛全款價格的 10% 就可以把車開走，隨後每月按時繳納月供。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自《芝麻信用官網》，<https://www.xin.xin/#/detail/1-0>。<sup>60</sup>

### 三、社會信用體系打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牌」達成交互監督管理效果

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運營方式為採取「獎懲機制」，在此一基礎上，一些執行社會信用系統的示範城市已經建立「守信紅名單」以及「失信黑名單」，進而分別獎勵和懲戒那些守信者和失信者。那些社會信用示範城市除了對失信者給予扣分以外，還付諸實際行動以懲罰之。例如，根據中國發改委的統計，自 2013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底，中國全國法院已經累計發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1,409 萬人次，共限制購買機票 2,504 萬人次，限制購買高鐵票 587 萬人次，422 萬失信者最終主動履行法律義務等。<sup>61</sup>相較於中國 14 億人口，這一數字顯得不足掛齒，然而在中國官媒的大量報導和宣傳下，便可以營造一種「殺雞儆猴」的效果。

<sup>60</sup> 同註 47。

<sup>61</sup> 〈發改委：截至 5 月底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1409 萬人次〉，《中國央視》，2019 年 6 月 17 日，< <http://news.cctv.com/2019/06/17/ARTIc4xKR4RvkHLWpEpxhuLZ190617.shtml> > (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值得一提的是，於 2016 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國土資源部、交通運輸部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等 40 多個部委、廳局和國有企業簽署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合作備忘錄》。<sup>62</sup>此一備忘錄的亮點在於其強調「共建共享」原則，可以想象自此之後有關於失信者、守信者的相關訊息均可在中國政府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間「暢通無阻」，這也是中國官媒所宣稱的「聯合獎勵」或「聯合懲罰」，即守信者和失信者將同時受到來自不同部門的獎勵或懲罰。

在「共建共享」原則的基礎上，中國「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經建成，到 2018 年，44 各部門、所有的省區市以及 60 多家市場機構建立了互聯互通，實現信息披露、信息公示，以及異議處理和聯合懲戒等功能，<sup>63</sup>其中涉及社會信用的網站包括「信用中國」(Credit China)、「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GSXT)及「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Shixin Court)，這些系統的功能在於公開失信、守信以及黑紅名單等相關訊息，因此民眾可以藉此查詢之，甚至包括某個人或組織的信用分數和信用等級。

本文認為社會信用系統的這種開放化、公開化正好打到中國人的「面子文化」(face culture)，即在中國乃至東亞國家中，個體與社會的關係是環環相扣，且個體是離不開社會的，而在此一環境底下，每個人普遍上都十分在意自己的面子，甚至面子比什麼都重要。面子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影響其生活、工作，不僅如此，一個人的面子的好壞也可能連帶影響其家人。因此倘若人人都可以透過線上網站查詢彼此的信用訊息的話，人們會想盡辦法地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級或分數，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己的在社會的價值和尊嚴，再來是滿足其本身以及其家人的面子需求，並以免被社會排擠。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那些失信者的信用訊息更常地被公開在網路上，因此他們無形中將受到來自社會輿論、朋友、家人在道德上的巨大壓力，不排除他們可能因此而去規範或改變自己在過去的行為並履行信用義務以符合於政府的期望。而中國政府則可以坐享其成，藉由利用中國人的「面子文化」來達到人民互相監督、管理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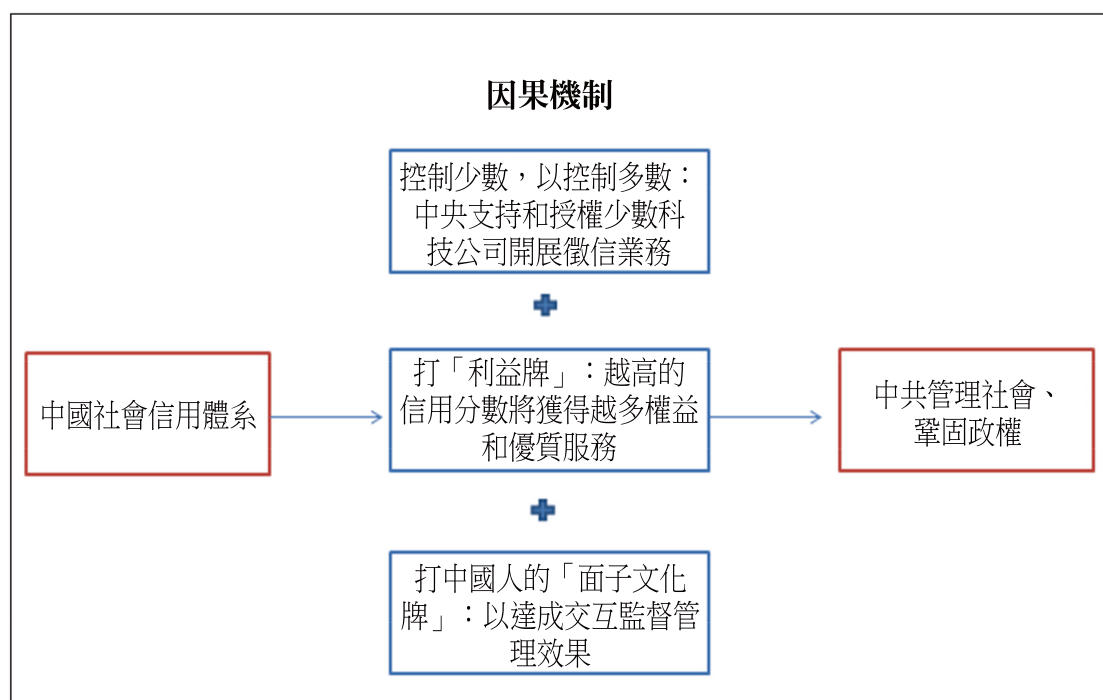
在社會信用體系底下，中國不僅透過上述那些信用平台以公開失信者，而且

<sup>62</sup> 〈「失信被執行人」與監控社會〉，《日經新聞中文網》，2017 年 6 月 15 日，<<https://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25566-2017-06-15-04-51-00.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sup>63</sup> 張勇，〈張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下一步主要在四個方面著力〉，《新華網》，2018 年 3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6/c\\_12982358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6/c_129823589.htm)>（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2 日）

其還善於利用手機技術加以強化失信者的「被曝光」力度，且手段越來越高明。例如：於 2019 年 1 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向當地社會開通一款手機應用程式，取名「老賴地圖」。使用者可以透過此一程序進行掃描以查詢身邊失信者名單的相關訊息，值得注意的是該程序將自動顯示某個地區裡的失信者的數量和地點，同時會發出相應預警，如「我在石家莊市樓安東路附近發現 56 名老賴」。<sup>64</sup>

從「老賴地圖」此一應用程式的推廣可以證明本文的論點，即社會信用體系正在打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牌以使得失信者自行規範自己的失信行為，並達成相互監督管理作用。在手機空前普及的時代裡，誰都可依輕而易舉地使用掃描功能以查詢失信者，而這樣一來將使得那些失信者或老賴在其家人、親朋好友面前出醜，使之必須規範自己的行為。總而言之，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無意間助推了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民眾為了確保自己的面子不得不做出一些服膺黨國體制之行為。本節的主要論點如下圖所示：



**圖 1** 中國如何透過社會信用體系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  
圖片來源：自繪

<sup>64</sup> 董璐，〈老賴地圖創意值得點贊和推廣〉，《新華網》，2019 年 1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14/c\\_112398475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14/c_1123984756.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30 日）

## 伍、結論

改革開放實施 40 年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發生巨大的改變，中國已經慢慢從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演變成一個「威權主義國家」，此一改變同時使得中國要調整其對社會的控制手段。過去的文獻指出，一個政體往往透過「精英凝聚力」以及「國家權力」來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其中國家權力又可以被分成軟硬權力這兩種，或有學者稱之為「專制權力」及「基礎權力」。國家機器的硬權力主要靠「強制性」(coercive)手段來達成目標，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科技網路等的發展以及人權意識的提高，人民更追求一種更為民主和自由的生活，因此若過度使用強制性權力會遭到強烈的反彈和抗議，最終反而適得其反。再加上國家間的聯通已十分密切，若某國對其人民採取不當行為也很容易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甚至懲罰。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威權主義國家要做出一定程度的適應和調整，除硬手段以外，還傾向於採取一種更為軟化的手段來控制社會，進而達到一種「軟硬兼施」的效果。

本文所探討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被歸為中國國家軟權力或基礎權力的一種，透過制度的重新設計，中國欲採取一種新的方法進行管理社會和鞏固政權。值得一提的是，高資訊科技已經被巧妙地融入到社會信用體系的設計底下，使得中國政府更全面、更透徹地控制整個中國社會。在民眾已經慢慢熟悉和習慣科技的使用，掌握更「上游」技術的政府卻利用這種民眾熟悉的方式去管理他們，確實是一種十分明智的手段，而民眾自以為其在享受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好處和便利而並不去反對政府。從社會信用體系的制度設計和實際運作經驗，本文觀察出社會信用體系和管理社會、鞏固政權之間的三種因果機制，其中包括：社會信用體系達成「控制少數，以控制多數」的目標；社會信用體系打「利益牌」獲得民眾的支持；社會信用體系打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牌」達成交互監督管理效果。

有些意見認為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或將被「複製貼上」到一些威權體制、強人政治(strongmen)的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國家。<sup>65</sup>其中，與中國意識形態、體制相近的越南很有可能是社會信用體系的下一個實驗室。從中國和越南的例子可

<sup>65</sup> “Will Southeast Asia’s strongmen adopt China’s all-powerful citizen rating system?” *Southeast Asia Globe*, April 4, 2018, <<http://sea-globe.com/china-citizen-rating-system/>> (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以看到威權主義國家的「維權」和「維穩」手段有所相似，且呈現互相學習和效仿的傾向，這也是未來研究可以著墨的方向。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份

#### 期刊

- 王信賢，2019/6。〈社會安全或社會控制？中國大陸的科技威權體制的進化〉，《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6 期，頁 1-8。
- 王信賢，2018/5。〈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5 期，頁 111-127。
- 王信賢、邱韋智、王信實，2016/3。〈中國社會抗爭中的策略互動與類型：三層模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9 卷第 1 期，頁 75-99。

#### 網際網路

- 2010/2/25。〈個人通用信用評分系統有望年內應用〉，《騰訊財經》，<<https://finance.qq.com/a/20100225/001887.htm>>
- 2014/7/10。〈國家發改委：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國礦業報》，<[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407/t20140710\\_1323264.htm](http://www.mlr.gov.cn/xwdt/jrxw/201407/t20140710_1323264.htm)>
- 2015/1/5。〈央行允許 8 機構開展個人徵信業務 「三馬」入圍〉，《新浪科技》，<<http://tech.sina.com.cn/i/2015-01-05/doc-iavxeaf9662897.shtml>>
- 2015/1/28。〈螞蟻金服推出芝麻信用分 中國首個個人信用服務體系〉，《阿里巴巴集團》，<<https://www.alibabagroup.com/cn/news/article?news=p150128>>
- 2015/10/27。〈中國欲建社會信用系統 八企業試點〉，《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27\\_china\\_social\\_credit](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0/151027_china_social_credit)>
- 2016/12/2。〈國家發改委與阿里巴巴共建商務領域誠信體系建設〉，《中國央視》，<<http://jingji.cctv.com/2016/12/02/ARTIzfLPF9czN0EvELY9xAsK161202.shtml>>
- 2017/1/20。〈螞蟻金服：2016 中國新型智慧城市白皮書〉，《中國互聯網數據資料中心》，<<http://www.199it.com/archives/559678.html>>



- 2017/5/19。〈多少錢才算是中國的中產階級？〉，《鳳凰財經》，<[https://finance.ifeng.com/a/20170519/15390022\\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70519/15390022_0.shtml)>
- 2017/6/15。〈「失信被執行人」與監控社會〉，《日經新聞中文網》，<<https://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25566-2017-06-15-04-51-00.html>>
- 2017/10/2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l)>
- 2017/11/28。〈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28/content\\_2032719.htm](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28/content_2032719.htm)>
- 2018/1/3。〈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信用中國》<[https://www.creditchina.gov.cn/zhengcefagui/zhengcefagui/zhongyangzhengcefagui1/201801/t20180103\\_105451.html](https://www.creditchina.gov.cn/zhengcefagui/zhengcefagui/zhongyangzhengcefagui1/201801/t20180103_105451.html)>
- 2018/1/9。〈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公佈〉，《中國國家發改委》，<[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1/t20180109\\_873409.html](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1/t20180109_873409.html)>
- 2018/3/8。〈民政部關於《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中國民政部門戶網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xw/tzgg/201808/20180800010466.shtml>>
- 2018/10/17。〈從檔案袋到信用評分 中國是否正走向「奧威爾式」監控社會〉，《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886126>>
- 2018/12/22。〈芝麻信用〉，《芝麻信用官網》，<<https://www.xin.xin/#/detail/1-2>>
- 2019/7/14。〈發改委：截至5月底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409萬人次〉，《中國央視》，<<http://news.cctv.com/2019/06/17/ARTIc4xKR4RvkHLWpEpxhuLZ190617.shtml>>
- 于子茹，2018/7/10。〈最高法：已限制失信被執行人乘坐飛機1222萬人次〉，《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7/10/c\\_129910759.htm](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7/10/c_129910759.htm)>
- 王佳寧，2017/1/28。〈貴州攜手芝麻信用：強化公共、商業信用信息共享獎懲效果〉，《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28/c\\_129462463.htm](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28/c_129462463.htm)>
- 吳昊、秦晶，2018/1/29。〈山東榮成全面發力 深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8/0129/c356819-29793304.html>>

- 胡國香，2014/7/23。〈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由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牽頭進行〉，《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http://www.gov.cn/2014-07/23/content\\_2722970.htm](http://www.gov.cn/2014-07/23/content_2722970.htm)>
- 姜萍萍、常雪梅，2014/3/14。〈山東榮成市啟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讓信用報告成為第二身份證〉，《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14/c83083-24633753.html>>
- 陳楚濤，2018/1/9。〈發改委印發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1-09/doc-ifyqinzt1131092.shtml>>
- 陳燕，2016/6/23。〈聯合實施信用獎懲 共建共享信用中國〉，《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6-06/23/content\\_5084537.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6-06/23/content_5084537.htm)>
- 張勇，2018/3/6。〈張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下一步主要在四個方面著力〉，《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6/c\\_12982358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6/c_129823589.htm)>
- 董璐，2019/1/14。〈老賴地圖創意值得點贊和推廣〉，《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14/c\\_1123984756.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14/c_1123984756.htm)>

## 二、英文部份

### 專書

- Nathan, Andrew J., & Scobell, Andrew, 2012.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Columbi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期刊

- Chen, Yongxi, Cheung Anne S. Y. 2017/6. "The Transparent Self Under Big Data Profiling: Privacy and Chinese Legislation on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12, No. 2, pp. 356-378.
- Creemers, Rogier. 2017. "Cyber China: Upgrading Propaganda, Public Opinion Work and Social Managemen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3, pp. 85-100.
- Fulda, Andreas, Li, Yanyan & Song, Qinghua, 2012/7. "New Strategie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6, pp. 675-693.

- Hoffman, Samantha. 2017/8. "Managing the State: Social Credit, Surveillance 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 *China Brief*, Vol.17, No.11, pp. 20-27.
- Hoffman, Samantha. 2018/6. "Social Credit: Technology-enhanced authoritarian control with global consequences," *Policy Brief Report, No.6, June, 2018*, pp. 1-20.
- Kostka, Genia. 2019/2.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s and public opinion: Explaining high levels of approval," *New Media & Society*, Vol. 00, No. 0, pp. 1-29.
- Lee, Ching Kwan and Zhang, Yongho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pp. 1475-1508.
- Liang, Fan, Das, Vishnupriya, Kostyuk, Nadiya and Hussain Muzammil M. 2018.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Society: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State Surveillance Infrastructure," *Policy and Internet*, Vol. 10, No. 4, pp. 415-455.
- Lucas, John, 1998. "The Tension between 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The Military and the Political Class in Nigeria, 1985-1993,"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3, No. 3, pp. 90-113.
- Mann, Michael, 2008. "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 Vol. 43, No. 3-4, pp.355-365.
- Nathan, Andrew, 2003/1.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pp.6-17.
- Pan, J. and Xu, Y., 2018. "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80, No. 1, pp. 254-273.
- Saich, Tony, 2000/3.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pp.124-141.
- Tong, Yanqi and Lei, Shaohua, 2010/10. "Large-Scale Mass Incident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1, No. 2, pp.487-508.
- Wang, Hsin Hsien, Wang, Shinn-Shyr & Tzeng, Wei-Feng, 2018/4. "Toward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Popular Protests and State Responses in Xi's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 (Chicago, Illinois, April 2018), pp. 1-34.

網際網路

2018/4/4. “Will Southeast Asia’s strongmen adopt China’s all-powerful citizen rating system?” *Southeast Asia Globe*, <<http://sea-globe.com/china-citizen-rating-system/>>

2018/9/17.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s are highly popular – for now,”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www.merics.org/en/blog/chinas-social-credit-systems-are-highly-popular-now>>

2018/10/4.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2018/11/27. “Breaking views - Jack Ma and Xi Jinping: dubious comrades in arm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libaba-breakingviews/breakingviews-jack-ma-and-xi-jinping-dubious-comrades-in-arms-idUSKCN1NW0IB>>

2018/11/28. “China specialists who long supported engagement are now warning of Beijing’s efforts to influence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hina-specialists-who-long-supported-engagement-are-now-warning-of-beijings-efforts-to-influence-american-society/2018/11/28/8a5a5570-f25f-11e8-80d0-f7e1948d55f4\\_story.html?utm\\_term=.111b783c579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china-specialists-who-long-supported-engagement-are-now-warning-of-beijings-efforts-to-influence-american-society/2018/11/28/8a5a5570-f25f-11e8-80d0-f7e1948d55f4_story.html?utm_term=.111b783c5792)>

2018/12/4. “Orwellian,”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orwellian>>.

Horsley, Jamie, 2018/11/16. “China’s Orwellian Social Credit Score isn’t real,”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1/16/chinas-orwellian-social-credit-score-isnt-real/>>

Manning, Robert A., 2015/5/21. “America’s ‘China Consensus’ Implodes,”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s-china-consensus-implodes-12938>>

## 附錄

### 中國社會信用體系之演進

時間	發佈單位	內容
2012年	國務院	明確由發改委、人民銀行共同牽頭社會信用系統。
2013年 7月	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	設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
2014年 6月	國務院	發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2015年 1月	中國人民 銀行	發佈「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允許8個機構開展個人徵信業務(credit scoring)，其中包括：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徵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徵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鵬元徵信有限公司、中誠信徵信有限公司、中智誠徵信有限公司、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華道徵信有限公司。 <sup>66</sup>
2015年 7月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法授權芝麻信用實時更新「老賴」名單(或稱「失信被執行人」名單)，聯合開展信用懲戒。 <sup>67</sup>
2016年	中國40個 部門	最高人民法院與央行、公安部、國土資源部、交通運輸部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等40多個部委、廳局和國有企業簽署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合作備忘錄》，對失信者實施各種限制。 <sup>68</sup>
2016年	深改組	通過6個信用建設文件，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中國國務院隨後印發《關於建立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 <sup>69</sup>
2016年 12月	發改委、 阿里巴巴	國家發改委與阿里巴巴集團在北京簽署「關於推進商務領域誠信體系建設合作備忘錄」。 <sup>70</sup>

<sup>66</sup> 〈央行允許8機構開展個人徵信業務「三馬」入圍〉，《新浪科技》，2015年1月5日，〈<http://tech.sina.com.cn/i/2015-01-05/doc-iavxeaf9662897.shtml>〉（檢索日期：2019年1月30日）

<sup>67</sup> 〈大事記〉，《芝麻信用官網》，〈<https://www.xin.xin/#/detail/4-1>〉（檢索日期：2018年12月4日）

<sup>68</sup> 同註62。限制包括：具有先進價值保險、擔任企業董事、乘坐高鐵和飛機、四星以上酒店和高爾夫球場等消費、房地產購買、團隊旅遊消費、子女就讀高收費學校、處境、調查護照、婚姻狀況及持有的車輛等訊息。

<sup>69</sup> 陳燕，〈聯合實施信用獎懲 共建共享信用中國〉，《中國中央政府門戶網》，2016年6月2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6-06/23/content\\_5084537.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6-06/23/content_5084537.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日）

<sup>70</sup> 〈國家發改委與阿里巴巴共建商務領域誠信體系建設〉，《中國央視》，2016年12月2日，〈<http://jingji.cctv.com/2016/12/02/ARTIzflPF9czN0EvELy9xAsK161202.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團則向中國「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提供其B2B平台、大淘寶平台歸集的清退企業名單等相關核查服務。該服務面向加入中國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政府機構提供，並在信用中國網站公開展現。至2016年9月1日，中國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目前已歸集公共信用信息近5億條，包括基礎信息、行政處罰信息、行政許可信息、紅黑名單信息等，為中國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重要支撐。

2018 年 1 月	發改委和 央行	公佈 12 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
2018 年 7 月	中國最高 人民法院	公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數量。 <sup>71</sup>
2019 年 1 月	河北省高級 人民法院	開通一款手機應用程序，取名「老賴地圖」，民眾可以透過掃描查詢本地區的老賴數量和地點。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 作者簡介

阮功松

越南河內大學中、英文翻譯雙主修學士、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碩士，曾任越南戰略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生、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中心輔佐研究員，研究專長為美中越三角關係、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國經濟治略等。

**謝詞：**承蒙兩位匿名審老師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王信賢教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指正不少初稿的疏失，作者謹致上最高謝意。

收件日期：2019 年 4 月 01 日

一審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二審日期：2019 年 5 月 13 日

三審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採用日期：2019 年 7 月 11 日

<sup>71</sup> 于子茹，〈最高法：已限制失信被執行人乘坐飛機 1222 萬人次〉，《新華網》，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7/10/c\\_129910759.htm](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07/10/c_129910759.htm)>（檢索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從 2013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最高法院累計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1123 萬例，共限制 1222 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 458 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限制失信被執行人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及高管 28 萬人，有 280 萬失信被執行人迫於信用懲戒壓力自動履行了義務。